

雪地密码

XUEDIMIMA

原创长篇小说

普玄◎著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ISBN 7-5648-1775-0

雪地密码

XUEDIMIMA

普玄◎著

普玄◎著

I247.5
P965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雪地密码/普玄著. —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10. 4
ISBN 978-7-5653-0003-5

I. ①雪… II. ①普…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53686 号

雪地密码

XUEDI MIMA

普玄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邮政编码: 10003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泰锐印刷厂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次

印 张: 17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0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653-0003-5/I·0002

定 价: 28.00 元

网 址: www.cppsups.com.cn www.porclub.com.cn

电子邮箱: cpep@public.bta.net.cn zbs@cppsuo.edu.cn

营销中心电话 (批销): (010) 83903254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邮购): (010) 83903253

读者服务部电话 (书店): (010) 83903257

公安文艺分社电话: (010) 83903973

杂志分社电话: (010) 83903239

电子音像分社电话: (010) 83905727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容提要

沃尔玛超市导购员韩锁的男友皮小单在为工友们讨要拖欠工资的过程中神秘死亡，警方验尸后认定为醉酒猝死。失去了爱情的韩锁却坚信男友之死属于他杀，并怀疑其中隐藏着巨大的阴谋。寻查真相的过程中，韩锁幸运地得到了负责该案的女刑警欧阳玉梅和曾经接待过皮小单上访的副市长尹桂花的鼎力相助。犯罪嫌疑人、包工头黄小山试图以十万元巨款诱惑韩锁放手，被韩锁当场拒绝。黄小山仓皇逃逸。有关案情的调查不断深入，该市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林闽安和城商行行长张银生逐渐浮出水面，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终于天下大白……

雪地密码
XUE DIMI MA
长篇小说



第一章/1

韩锁站在市政府的门口,眼看着自己的男朋友皮小单走向一幢高楼的拐角,即将消失在她的视线之外。她抬起手臂挥动,但是皮小单没有回头。雪在这个时候突然大了,像一群乌鸦一样环绕着皮小单的身子飞舞个不停。

第二章/23

现在她知道,她的未婚夫,男朋友,那个叫皮小单的男人,那个长到快三十岁还长不大的大男孩,真的是死了。

第三章/45

尹市长,去找过您的那个皮小单(您曾在他老家当过知青的)被人杀害了。

尹桂花心里一惊,全身的毛孔都炸开了。

第四章/67

简直是笑话!黄小山说,我差他们多少钱?几十万吧,值得我去杀人吗?按你的说法,闽安公司的林总差我八百多万,他不会也杀了我吧?我有八百多万,我收回来付他多少倍!我有必要杀人吗?

第五章/83

那娇小的女人不敢再问话了,车里面也没有人说话了,车灯前面,是一片白白的雪光。欧阳玉梅给专案组打电话,要他们注意盯着黄小山,专案组的人说一直在注意,今天还在中心医院见过他。

雪地密码
XUEJIMIMA
长篇小说



第六章/101

欧阳玉梅站在窗户前面，目送着林闽安离开，然后命令早已安排好的人跟踪林闽安，监视他的一举一动。两个众所周知的好朋友，多年的合作伙伴，都没有通话记录。最需要钱的黄小山却没有催要款项的记录，这都不符合常理。

第七章/121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知道他和张银生的关系深度，除了他和张银生本人。在他的闽安地产公司刚开始注册的时候，有两个原始股东，除了林闽安之外，另外一个名叫张铜生。

第八章/143

我是问你，林闽安在抛地和抛楼没有？如果在抛，哪怕是八折，七折，甚至五折，他就是诚心的，也是一个真聪明人，如果没有，那就有问题，他就是一个笨蛋！

第九章/157

她料定王美华和张银生通电话后，必然会原谅他。那是肯定的。他要死了。他们还有那么大的一个女儿。所有的恩怨在死亡面前都不值一提。但是不行，张银生是她王美丽的，即使要死了，即使已经死了，也有她的一份，也有她的资格。她要把这个即将死亡的人争夺回来。

雪地密码
XUEJIMIMA
长篇小说



第十章/181

林闽安在地下钱庄里被迫签了一份合同。地下钱庄在南方一带比较盛行,近年来渗入内地。合同里面是强迫性条款。如果几天内他还不上款,他在襄阳的所有净资产,价值相当于五个亿的土地和楼盘,都要归地产钱庄所有。

第十一章/199

林闽安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商业银行不能再去了,市政府不能再去了,办公室也不能再去了,家也不能再回去了。整个城市几乎没有他的立锥之地,到处都是找他要钱,找他麻烦的人。这就是金融危机!

第十二章/217

他只是一个行长,是替别人守钱的人,只是一只油灯或一支蜡烛,照亮宇宙和大地不是他的任务,照亮一座城市也不是他的任务。那就说再见吧。他的眼角充满了大颗大颗的泪水。再见了王美华张萌萌;再见了王美丽,儿子;再见,生活多年的城市;再见,大雪。

第十三章/223

尹桂花双目微闭,歌声淹没住她,让她不能自拔。最近她常常回忆,她努力地多次打断自己回忆里的思维。回忆意味着衰老的开始,我开始变老了吗?她一次次心怯而不甘地问自己。

雪地密码
XUE DI MI MA
长篇小说

第十四章/235

这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场面——在医院里,他知道自己随时都有可能生命终结,但是他最不愿意终结在医院里面。他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了情况,但是他明白,病情已经无法再隐瞒了——似乎已经不用再隐瞒了,一切都安排好了,就凭天意了。

第十五章/247

黄小山从猫眼里看见了神经科医生,放了心,回答说,她上班去了。

神经科医生用书背敲敲门,说,书还给她!

黄小山很不经意地拉开了门,欧阳玉梅一下子扑进去了。

雪地密码
XUEDIMIMA
长篇小说



第一章

韩锁站在市政府的门口，眼看着自己的男朋友皮小单走向一幢高楼的拐角，即将消失在她的视线之外。她抬起手臂挥动，但是皮小单没有回头。雪在这个时候突然大了，像一群乌鸦一样环绕着皮小单的身子飞舞个不停。

雪地密码
XUEDIMIMA
长篇小说

就那样静静地站下来。

她站在门口，门正对着她的脸，她的脸正对着门。

她站在门口，门正对着她的脸，她的脸正对着门。

韩锁说，韩锁，你为什么要走。

皮小单说，我要去市政府，我要去市政府。

韩锁说，我要去市政府，我要去市政府。

韩锁说，我要去市政府，我要去市政府。

韩锁说，我要去市政府，我要去市政府。

韩锁说，我要去市政府，我要去市政府。

韩锁说，我要去市政府，我要去市政府。

韩锁说，我要去市政府，我要去市政府。

韩锁说，我要去市政府，我要去市政府。

韩锁说，我要去市政府，我要去市政府。

韩锁说，我要去市政府，我要去市政府。

韩锁说，我要去市政府，我要去市政府。

1

一个不知道和女人回头告别的男人，总是充满着麻烦和危险。至少韩锁的感觉是这样。韩锁站在市政府的门口，眼看着自己的男朋友皮小单走向一幢高楼的拐角，即将消失在她的视线之外。她抬起手臂挥动，但是皮小单没有回头。雪在这个时候突然大了，像一群乌鸦一样环绕着皮小单的身子飞舞个不停。

韩锁一边挥舞着手臂一边喊皮小单的名字，她希望皮小单能停下来，在视线的尽头回望她一眼，甚至挥挥手。但是皮小单没有停，韩锁知道他明明听见了，就像上一次送他到医院去见杜晓梅——那个高大美丽会打排球的妇产科医生一样，径直不回头，任身后女人的手臂如棍子一样横在空中。

韩锁突然恐惧起来。

韩锁跑向门房，门卫正在里面烤火，暗红的火光猪血一样映在墙上。韩锁在门上撬动。门卫从窗户小洞里伸出脸，问，干什么？

韩锁说，师傅，我也要进去。

门卫嘴里的白气哈出来，说，刚才你们不是说只进去一个人吗？

韩锁说，现在我也想进去了。

门卫很生气，说，你以为这是哪儿？是你们家的韭菜园吗？告诉你，这是市政府！

韩锁从窗户往后退了一下，说，你如果让我进去，你就是清官；你如果不让我进，你就是贪官！

门突然开了，门卫在门口大笑。他的一只手朝头上按棉帽，另一只手里拿着一只铁碗，一双筷子。他笑得发抖，铁碗和筷子都被他抖得咯咯响。

我是贪官？他一边抖一边说，我在这里看了三十年门，从来没有人说过我还是个官！还能当贪官！

韩锁说，你不是贪官，那你就应该放我进去告状啊。

门卫笑完，严肃起来，说，你再说我就赶你走了！刚才你们说进去找尹副市长，说尹副市长当年曾在你们那个村插过队，我才让你们登记！你们自己商量好的，一个进去找人，一个在外面等，现在又扯什么理由呢？

韩锁说，我怕他在里面出事。

门卫说，出事？出什么事？这是市政府！市政府里会出什么事？

韩锁心里安定了一点。电控门哗地一下拉开，门卫拎着碗进去，电子门又哗一下拉上。快吃午饭的时候了，门卫们开饭比其他工作人员略早一点。

市政府大门口空无一人，大门里面的场院也空无一人。韩锁从没看见过这么大的雪，天空低得盖住楼顶，一群群乌鸦样的乱雪在空中飞舞。

视线尽头——那个楼房的拐角茫茫一片，空无一人。韩锁很不喜欢拐角，任何一类拐角都不喜欢，因为每一个拐角的背后都是未知，都深不可测。她老家的山里一望无际，而这个城市处处充满着拐角。尤其是眼前，这个皮小单明明听到喊声却没有回头的拐角。

韩锁身子动了一下，深呼吸。据说深呼吸可以抵抗恐惧。她像青蛙一样鼓起肚子，一、二、三，但是却提不起气来。

韩锁的心里突然揪起来。视线尽头的这个拐角，太像皮小单曾经爱上的那个杜晓梅——那个妇产科医生家的拐角。那个拐角背后的深不可测曾经吞没过她的男朋友——更明确地说是未婚夫皮小单。

荆山山脉是襄阳市最边缘的山区，他们在一个磷矿上相恋，然后，他们一起出远门，在深圳打工，又一起回到家乡襄阳市。韩锁现在是沃尔玛的导购员，皮小单是一家建筑公司的水电管理员。皮小单除了在建筑公司打工，自己还兼有一份职，就是帮人维修，换电灯，修电线，清理下水道……许多家属区的走廊都有那些刻在墙上的维修电话，其中就有一个是皮小单的。

已经接近40岁的离婚妇产科医生杜晓梅看上皮小单了，原因就是皮小单长得很帅，当然也可能有别的原因。譬如说皮小单骑得一手好摩托车，那真叫飙车，有时开得像一朵云一样在人群里飘；皮小单还很讲义气，走到哪里都是人物头，路见不平，必拔刀相助，哪里像一个山里的孩子呀！

最先发现杜晓梅喜欢皮小单的是韩锁。当时皮小单和韩锁已经同居

了，住在出租屋里。晚上回家吃饭，皮小单边吃边说一件怪事。怎么会这样呢？皮小单说，第一天电灯坏了，第二天下水道堵了，第三天下水道又堵了。这个女人，她一个人住多大的房子，三室两厅！怎么会是一个人啊，到了第四天——

电灯又坏了，韩锁说。

你怎么知道？皮小单说。

那个女人长得漂亮吗？韩锁问。

韩锁没有等到皮小单的回答。因为建筑公司有人来紧急敲门，把皮小单叫走了。原因是另一个建筑公司有人找他们公司滋事，大家来找皮小单挑头儿去对付对方。韩锁慌忙追下楼，提醒他不要打架。

再后来就来不及了，她再次发现的时候，杜晓梅和皮小单已经睡过多次了。但是韩锁最后胜利了，她把皮小单从杜晓梅手里拉了回来。请全社会的人都警惕一个城市中年离婚妇女的杀伤力，她们的目标可以袭击到中年人、老年人，甚至青年人。韩锁几乎是咬着了一只鱼钩，并且把这只鱼钩深深地吞进了肚子里，几乎把肠子都拉了出来，才从拐角里把皮小单从深不可测的深渊里拉出来。

因为韩锁爱皮小单。

视线里出现了一个人，门卫打着午饭回来了。

门卫用手护着碗，免得雪花飘进碗里，这时候一辆小车开出市政府。电控门一开一合。门卫说，嘿，小丫头，你还站这里干吗？刚才和你一起来找尹副市长的那个小伙子，坐在那个小车里出去了。

韩锁说，是吗？

门卫说，一清二楚，刚才那是尹副市长的车，窗户开了一下，我看见那个小伙子张嘴喊你一下，车窗户又关上了。

韩锁一下午心神不宁，好在她只是沃尔玛的一个导购员，而不是收银员，否则她会把五十块的钱收进，找给别人一百块。沃尔玛永远热闹，人如潮涌。她的不远处是海鲜河鲜池，一个穿高脚靴的男人用网子从水池里舀出一条条大鱼；大鱼在地上乱蹦，被蹲在地上的另一个高脚靴男人一棍一棍击昏；第三个高脚靴男人，用一把锋利的剪刀流畅地剖开鱼肚，然后朝里面撒上盐，一一装袋，交给等候的男人和女人。她的右边是衣服摊，

大部分是牛仔类的低档冬衣，售价一般在三百元以内，美国，英国，意大利，俄罗斯……当然还有中国，几乎每个国家都有牛仔服，大家都在一种共同的潮流里求新存异，花样翻新。韩锁是奶制品导购员。这个区域原来是沃尔玛最为忙碌的地方，现在却极为冷清。原因是好多奶粉中居然有一种叫三聚氰胺的东西，让全国各地的好多儿童得了肾结石。韩锁不知道从自己手里卖了多少含有三聚氰胺的奶粉给这些家长。有时候她觉得挺内疚，但是主管传达上级的意思，告诉说错的不是他们，是三鹿，是蒙牛、光明还有伊利，是他们这些供应厂家，沃尔玛永远不会错！沃尔玛怎么会错呢？他们有全世界的牛奶厂家，有雀巢，美赞臣，还有多美滋和雅培，每一个都是耳熟能详的名字。主管曾经自豪地跟他们说，你们在这个几十平米的货架上，就见识了两百多个国家的牛奶，如果你们用心，你们能看见两百多个国家的牧场，奶牛，还有奶牛头顶上的蓝天白云！

韩锁融入沃尔玛以后心里的恐惧减少了一点，琳琅满目的商品可以抵御慌乱和不安，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时间不长，另一位导购员把恐惧又强塞给了她。这位导购员看着韩锁在摆货，踱过来说，嘿，听说了吗？南方的好多厂都倒闭了！

韩锁点点头。

导购员说，我就搞不明白，不相关的工厂，怎么会在差不多的时间都倒闭了呢？张老板的生意不行，李老板的生意也刚好不行？生产鞋子的不卖鞋子了，生产拉链的也刚好不卖拉链了？

韩锁说，我也搞不懂，电视报纸上天天在说“金融危机”，什么叫金融危机？那你说既然厂子都倒闭了，我们沃尔玛怎么天天还有这么多人？那些给我们供货的厂子怎么就没倒闭呢？

导购员说，我听说南方工厂里的人大部分都返乡了，光我们省就已经返回一千多万，光我们市就回来接近一百万。

韩锁说，我也听说了。

导购员说，你说说，这些人回来之后干什么？他们会不会抢咱们的饭碗？

韩锁点点头，说，有可能。

导购员说，我好害怕没有工作。

导购员个子很矮，韩锁也是小身材。两个矮个子女人一边闲谈地给顾

客导购，一边忧心忡忡地谈论全世界和全国让她们搞不明白的金融危机。外面雪越下越大，几乎每一个进来的顾客都在喊冷，韩锁想起皮小单来。

韩锁上了趟厕所，浑身打战。她跑到冰箱家电区，又穿过图书架，导购员们都“韩锁，韩锁”亲热地叫她。韩锁的人缘好，人们都喜欢喊她。人们很快又发现了问题，说，韩锁你怎么了？你病了吗？韩锁的牙齿在打架，身子抖得像一片树叶。

韩锁找到了主管要求请假，主管没有批。韩锁只好一分钟一分钟挨，把货架上的奶粉一会儿放上一会儿放下。

下了班韩锁就朝家里跑，大雪使交通严重受阻，汽车、自行车与行人混杂，交警在风雪中大声喊叫，汽车喇叭声和自行车铃声乱成一团，还有在风雪中推车卖菜卖小吃的摊贩，共同制造拥堵。韩锁一头雪花跑回家，家里面却没有皮小单。韩锁心里一空。

韩锁朝工地上跑，好在工地不远，穿过十字转盘以后，被层层木板阻隔成的安全护栏里面，一群建筑工人正围在一个小棚子里烤火。

韩锁问，皮小单呢？

工人们说，我们还想找你问呢，我们委托他去找黄小山要账，怎么不见他人影了啊。

韩锁说，他没回来吗？

工人们说，没有，电话也打不通。

韩锁说，他的手机中午就没电了。

工人们说，我们的工钱要回来了没，黄小山找到没？

韩锁没有回答，钻出棚子往大街上跑。韩锁突然有一种不祥的感觉，开始是一点点，越跑这种感觉越像蚕丝一样被一点点拉出来。路上的雪被车流和人流碾成烂泥，坐车还没有步行速度快。韩锁一口气跑过汉江二桥，又右拐，一直跑到市政府门口。

门卫站在门口，远远地看见韩锁气喘吁吁跑过来，喊她说，你这个丫头，怎么又来了？

韩锁说，我来找人，我的男朋友，他至今不见人，联系不上。

门卫说，那你来这里找谁？找尹副市长要人吗？

韩锁站在门口喘气，她光顾傻跑了，皮小单怎么还会在这里呢？

门房里，电视里面不停地滚动播出大雪的消息。突然，画面中间跳出

一则启事，一具尸体躺在雪地里，周围站满了人。这则无名尸体在寻找认领的人。

门卫给韩锁招手，说，快来快来，你看这个……像不像你的男朋友？

韩锁进了门房，电视画面又播出一次，韩锁一看，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 2 ——

张银生行长通过电视在寻找副市长尹桂花的活动踪迹，却寻找到了皮小单的尸体。他吃了一惊。他清楚地记得中午，也就是大雪刚开始下的时候，尹桂花的司机孙家涛带皮小单进来时的样子。当时张银生正在加披风和围巾，他已经穿了一件棉袄了，同样年轻的孙家涛也是一身羽绒袄，但是这个叫皮小单的小伙子却是一身单衣，脚上的足球鞋被撑得很饱满。

张银生说，你不冷吗？小伙子。

不冷，一点都不冷。皮小单伸出胳膊，在空中挥动。

张银生记得那一刻有点黯然，因为皮小单的力量和青春让他看出了自己的枯朽。当时他手里正捏着一只橙色的吸铁石片，正准备朝墙上的铁条上粘，正在计算自己离死亡的日子有多远，皮小单的话语让他收缩了手臂。

皮小单和孙家涛都注意到了围绕墙体钉上的环形铁条和一只只粘在上面的圆形的红、黄、蓝、绿、紫等颜色的吸铁石片。

这些是什么？皮小单问。

张银生没有立即回答。他没想好一下该怎么说。

我猜一下，孙家涛说，张行长肯定是用这些吸铁石片在记录吸纳存款的数量。

襄阳市城市信用社（当地人称城市银行）行长张银生笑了一下。

一块石片记录一千万，是不是？孙家涛开始数墙上的吸铁石片，正数着，手机响了。

孙家涛说，张行长，我要走了，尹市长要去高速公路检查路况。

孙家涛带着皮小单走到门口，又折转身，说，对了，这是尹市长的客人，先在你这儿待一下，我们去检查工作，带上他不合适。

张银生说，好，客人觉得好我就没事。

皮小单表现出无所谓的样子。他绕着墙在看各种各样的图画，每抬一下脚步都带出很大的响声，像是拔出一株植物，然后又响声很大地栽进另一个地方，这种力量感再次震撼了张银生。

张银生没想到，这么充满力量和青春的小伙子现在却成了一具尸体，才多长时间，六个小时还是七个小时？

张银生当过十多年行长，操办过多起丧事，探视过很多待在医院即将死亡的人，他们死前的几个小时，要么浑身插满管子，要么奄奄一息，没想到皮小单死前几个小时还这么有青春活力，他联想到自己，心里更黯然了一层。

他不知道这个城市现在有多少人知道了他的病情，他现在能做的就是尽量捂住盖子，打起精神来，和时间赛跑。

他关掉电视，捏着那只中午顺手放在沙发上的橙色吸铁石片，慢慢踱到墙边，举起手臂。一块吸铁石片就是一天，他又活了一天。

一定要战胜他们！门口的一个暗影说。

张银生怔住，仿佛被钉在了墙上。他愣了足足有一分钟，突然像发怒的狮子一样，先找到一只拖把，然后冲到门背后，没头没脑地照那个黑影打。

他打的是一个女人，叫王美丽。

王美丽一边抵挡一边说，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张银生朝她脑壳打，边打边说，你要战胜谁？你要战胜谁？你这个臭女人，你要战胜哪一个？

王美丽抓住拖把，一把夺过去。她充满力量，张银生的虚弱身子根本不是她的对手。王美丽顺手把拖把丢在墙角，扶张银生坐下来。

你现在还有发怒的资本吗？王美丽说，你要保持体力，战胜他们！

你快点滚！张银生说。

我为什么要滚？王美丽说，你的儿子，你那不到两岁的儿子现在就躺在楼下的车里面，你要不要我把他抱上来，你让我们一起滚？